

中國惡言師

社國



襟霞閣印行

襟露園印行

中國惡訟師

著起墨



中國惡訟師續編目錄

海虞襟亞氏纂

遺囑

八字出獄

一語驚人

聖旨存

三元考寓

餛飩菱

當日簽書

單湯

贖壽版

衣袖

鑽果

諸福寶之結果

娘舅死矣

火燒文書

脫去一字

騙銀案

李代桃殭

檐冀受愚

兌洋

老馬識途

怪尼

金錢頂

船棚肇禍

鬧新房

水烟袋

訟師門法一

冒充奸夫

驅逐嗣子

李必震

偽法堂

羅漢懺

消弭逆倫案

貼水

解紛三則

訟師門法二

註失無效

簽字

醫生受愚

挖補

訟師門法三

印囊計

賣身文契

石灰傷臂股

索詐過年費

鹹魚老爺

釣鴨

鴨官司

惡律師四則

嚇獎

給尼

爭奩案

假契假票

同時入口

票角

理髮

餛飩擔

易要爲妻

雨中人

一口豕

御賜鶴

中國惡訟師

續編

海虞襟亞甫纂

余日者一時興至，纂述中國惡訟師史，計二十四人，誌其生平事略，都七十篇，彙爲一編。凡讀我書者，皆知中國惡訟師有謝方樟，諸福寶其人矣。羣相語曰：若而人者，惜乎不軌於正，其心思手段，不在西洋偵探福爾摩斯之下，觀其一行一言，皆爲尋常人所萬想不到者，有足令後世人讀之逸趣橫生也。余以餘事未盡，不免生閱者憾，因又就徵求所得，彙次續刊，庶幾閱者得窺全豹已。端陽前一日襟霞閣主識。

遺囑

海虞謝方樟爲訟師之巨擘，余前編誌其事跡，詳且盡矣。日者挾書示鄉之錢君，錢君年長稔遺聞逸事，且復健談，謂余言方樟軼聞未經人道破者，余退而誌之曰：咸同間海虞縣治南某鎮，陸姓稱巨族，翁某雄於資而艱於嗣，祇一女曼麗多姿，善伺人意，翁五十不育，遂以女贅壻吳興倪生，涎其產，願作齊髡結褵之後，力媚其岳，端居一舉一動故作樸誠，均無待老人憂而家中一切經紀出入則悉心留意，生之心目中早已視

陸氏產爲掌握中物矣。謂陸氏大業惟已克承。阿誰與抗者。翁習知壻之媚已。非出本心。媚已者實所以騙已之良田華屋與阿堵物耳。行見身死之日。卽倪氏恢復之日也。因別圖善計。出纏頭納妾他人。非笑翁所不顧一歲以後。竟枯楊生梯。呱呱墮地者一雄。彌月後鄰人賀者。鬻集而其壻倪生。則暗生戒心。怏怏不快。特未形諸面目。依然媚翁如昔。翁兩者俱善遇之。亦未形諸辭色。迨其子成童。翁年已古稀。懼風燭年華一旦物化。則已之深謀遠慮。仍無益於事實。而贅壻之不利於雛兒。必也籌思數日。終無善計。會謝方壻。先生方以惡訟師名揚溢邑中。邑人士無不以謝於多智計。傳爲譚資。翁聞之心怦然動。私忖方壻其人。或可與之商身後策。必能利我雛兒也。因潛往與謀。方壻撫然靜思者久之。曰。以翁贅壻之狡猾。且日伺於側。嫡子之稚齡。且身出庶女。欲以家財悉歸於子。事非易。非經吏斷。必不可。但經吏斷。猶在汝之身後。汝旣死。他人又何能爲。方計惟趁汝在日。立一紙遺囑。則汝子有把握。不致爲贅壻雀巢鳩占矣。翁稱善。不置。旣而曰。子幼。其母尤懦。如此。猶恐此一紙遺囑。爲狡壻奪去。方壻曰。此事某自有妙計。能欺汝壻於一時。翁大喜。卽就商之。應贈千金。謂事成後。我子非蠢人。必將報

答我公謝允之翁始去越日翁昇金至謝舍謝受金翮然如翁所翁婿固不識方樽方樽嬌翁命謂之曰汝岳心愛汝而不喜其雛兒恐雛兒他日長成或有爭執爰命余至爲書一遺囑將大業悉數昇汝婿聞此語喜出非望慙慙款謝誠切懇摯無何謝奉翁命書遺囑整筆疾書頃刻之間一揮而就其遺囑中緊要文云

八十老人陸某所生一子一女子名某女贅婿倪生余深恐桑榆暮境朝不保夕特立此遺囑俟我死之後一切家資產業承襲者唯子婿與外人不得爭執

倪生取閱至一切家資產業承襲者唯子婿句一著者按吳人稱婿曰子婿至今又然心滿意足不復固求德方樽意惘然無緒如墮五里霧中事後方樽語翁以遺囑中機書不營也翁時尙不解方樽意惘然無緒如墮五里霧中事後方樽語翁以遺囑中機關翁始恍然曰我死之後藐此孤兒惟先生周旋方樽領之逾年翁以痰喘疾革時子甫十二齡喪葬既畢婿大權獨攬不禮於子以及諸母諸母抱其子控於邑宰前稱婿心懷不良攘奪家產宰怒拘倪生倪生挾有翁之遺囑固袒白不恐到案辯誣當堂呈遺囑於宰宰讀其文云一切家資產業承襲者唯子婿與外人不得爭執拍案怒曰老

人之遺囑。罔明。明遺其子者。唯子克承父業。汝壻也。何得攘之。豈目不識丁奪人之遺囑。而又嘵嘵置喙耶。倪生瞪目結舌。姑強辯曰。老人昔者固云。一切家資產業。承襲者。唯子婿耳。宰益怒曰。汝自讀破句。狡辯何爲。務速讓還產業。不得爭執。壻語塞而退。其子遂得襲父業。是皆方壻爲之謀也。

外史氏曰。世說允明書聯有今年真好晦氣。毫無財帛進門之句。此所謂模稜語。乃方壻以此爲藍本。是因吳人稱壻曰子壻。方壻得以售其計耳。贅壻野心。徒呼負負而已。

八字出獄

訟師言之曰。辦順案。未足以顯已之才。能辦逆案。始足以出奇制勝。譬諸作太平宰相。人人優爲之。未足以顯其才。略必也。爲亂世之臣。始足以見其經世之才耳。此至言也。契友李君言某婦弑叔一案。經方壻爲之謀劃。祇用八字罪案。消弭此八字者。字字有千鈞之力。非尋常訟師所握筆能道者也。清季我鄉惡俗。凡兄既娶婦。不幸身亡。叔乃謀與嫂私。婚鄉人稱之曰叔接嫂。常有所見。恬不爲怪。鄉之佃人戚姓兄弟共產同居。不啻姜家昆季。耘田數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食其力。優遊宴樂。兄年長娶何氏婦。

性淫蕩。幃薄不修。婚后二年。穢聲彰。四隣甲羞。憤交集。鬱鬱下世。弟乙痛兄甚。如失左臂。自兄死。半載未露歡顏。嘗嫉視婦女。自誓終身不娶。願作鰥魚。而嫂氏不能自貞。夫在尙然。遑論作婦。日狹市井。少年遊無幾時。家財蕩焉。求與叔耦。乙痛恨之。不遑聞言。不顧而唾。嫂伺午夜。潛入叔寢。大言曰。奴不信有魯男子。坐懷不亂。叔聞言。大窘。呼曰。是嫂將死我也。奪門而逃。宿隣次。牛棚中。明日。鄉人知其事。咸稱叔奇男子也。自是叔以歸宿爲畏途。會盛夏。牛棚中蚊蚋如雷。不堪伏處。隣人哀之。勸其歸宿。叔不得已。歸嫂猶涎之夜半。潛就叔之陽。苦不舉。嫂大忿。出覓利。翦力翦小便。去曰。虛有其表。將焉用此。叔夢中大噓一聲而死。明日。嫂將爲叔殮。詭稱疾革。隣人來吊。見血流浹席。知叔死。不白急告保甲。保甲呈邑。令令親自勘驗。見乙確因翦去小便至死。因拘嫂入獄。翌日訊嫂。嫂含糊自承。令擬嫂殺叔罪。論抵嫂私。付不免於死。惟待上斷頭台耳。嫂之父與方樽相識。不忍其女坐斬破家爲之運動。謀於謝謝曰。區區者轉死爲生。亦無大難事。祇須我八個字足已。但每字須二百金。缺一不可。嫂之父聞可以轉死爲生。允其數。先昇謝千金。餘六百金。許以出獄。後照奉謝領之。籌思有頃。卽捉管爲草辯。訴一紙僅

書八字。暗命人授獄中婦人。囑其庭訊時。示令不必多言。祇須此八字。足以脫罪。人授婦婦如其教。翌日庭訊。婦一口招供。叔實爲己殺。宰問何仇而下此毒手。婦不應。出袖中出紙條呈令。令見上書八字。云不節不翦。不節不翦。恍然有悟。翻獎勵婦人。釋之出獄。婦歸。卽舉六百元酬謝。而某叔遂成不白奇冤。雖死猶爲此八字所污。噫。訟師之筆。其銳利爲何如耶。

外史氏曰。只此八字。便覺其叔之淫。其實有可翦之罪。而其嫂之翦。亦似出於自全。不得不爾。此雖憑空捏造。含血噴人。妙在略無痕迹。死難對證。便覺字字有力。字字見血。方樽不愧刀筆中之健將也。

一語驚人

邑之李生。窶人子也。讀書不善生計。設塾於三家村裏。面南作狢。孫王自顧一己尙瓶。無貯粟度日。惟艱。忽娶一婦。益形窮迫。端居。餽釜常生塵。婦不能耐貧苦。歸母家。數日旋從。客商某甲去。至於夥。邑生旣失婦。中心怏怏。既而自顧家貧亦難以續。娶惟有寒窗守寡而已。閱數年生之婦。忽歸。衣錦豔粧。居然富有。生不能免舊事。重提往岳家促。

其返婦忽不認其爲故夫。詭曰：汝何夢夢？奴幾曾嫁汝。奴爲富商之妾，或貌相似而爲汝誤認。生自忖何曾誤認，彼自不認我爲夫耳。心大不平，嚴辭詰婦曰：若今暴富矣，不認我貧賤，亦何害？特不必前情之俱棄而詭稱我誤認也。婦語塞，佯怒操杖逐生出門。生憤氣填膺，廢然而返。自歎貧困，爭亦不得直人之無良，乃竟至此。日者鄰人咸走告曰：若夫人策歸矣。若何？蜜空獨處，饗餐不繼。生語之故，隣人咸抱不平。或曰：彼卽不願歸汝，汝得彼一顆珠、一鉶，便吃着不盡矣。汝安見其吝而灰心？若此，我肯助汝與汝偕往彼家。我將三寸不爛舌，爲汝效儀秦之說。生聞言大悅，曰：君肯爲吾臂助，我何懼爲？因再至岳家。生求見妻，守終日不出。大憤拍桌鳴嘯。卽有二役人來縛生及客送縣。請治無賴索詐罪。二人遂捉將官裏去。隣人聞訊之下，咸爲髮指。羣相論曰：夫婦之情終有可原，從未見蠻橫若此者。我儕必爲昭雪此憤。蓋路見不平，心有所不忍耳。一客曰：現事已經官，非訟師不能屈此恃財占橫之蠻婦。衆曰：然事非辛莊謝方樽不可。有好事者卽往告方樽。方樽曰：此易易耳。須我一語告李先生，便足驚人矣。客促其卽行。謝如獄。次語生述相援意，並有所囑。生便色然喜，拜謝。方樽卽出出語人曰：李先生明。

日庭訊必能出獄矣。人猶疑信參半。明日邑宰開庭被告。卽李生與一客原告。卽其妻。妻則豔粧濃抹。金飾燦然。生則襤褸衣衫。捉襟見肘。同跪堂上。卽旁觀亦不知其爲夫婦。婦詭稱自小嫁縣某商。已生兩子。今日返省。忽見此無賴登門。強索資財。其罪尙輕。冒稱夫婦。居心不良。請宰明察。究辦。宰頷之。嚴問生。生實供言。婦確爲年前之仇。儼今日歸。不認我。夫誣爲索詐耳。宰不能決。聽兩人咸侃侃而陳。難以判斷。姑命兩人互辯。將以覘語氣決之。妻語生。但言不認識汝。何言夫婦。生則微笑。謂婦曰。汝今日暴富。不認識我。則亦已耳。但前此臨行時。竊我鐵箱中一金鐲。去汝心亦太狠矣。婦驚然曰。汝眞夢囈哉。一貧如洗。室同懸罄。安有鐵箱。安有金鐲。我知汝涎儂臂上物耳。言訖。微笑。目灼灼視宰。意欲宰斥生之妄耳。宰撫問。若有會心。生卽笑謂堂上曰。貧窶如晚生。固無此物。特以此語試其心耳。然則彼旣遠嫁。歸來與生素昧平生。安知生十年前一貧如洗。無此物耶。卽此可證明其讐言耳。宰恍然語婦曰。予已知汝嫌其貧。困別抱琵琶。然不應痛絕前夫。斥其無賴。汝尙有良心乎。婦面赤。無以應。宰曰。汝今旣棄舊戀新。生亦不能強汝。汝仍可從富室兒去。但前此聘金。應十倍償之。婦唯崩角求減。宰判五

倍償生案。遂決李生得千金。棄儒習商。後小康。其家別娶一婦。齊眉舉案焉。此亦謝方樽之計耳。無而爲有。卒至昭雪。此所謂自露馬脚者。非歟。

余前編紀吳中諸福寶事。至夥。其智略手段。讀我書者已見一斑。今復有程小青沈冰血二先生紀其逸事。爲余前編所遺漏者。事事奇妙。得補余缺。爰節錄之以實此編。襟霞閣主附誌。

聖旨石

吳中某顯者。有貞節坊一。岸時宅前。殊煊赫。與石坊對嚮者。爲某太史第之後戶。太史與顯者故弗睦。顯者常欲中傷之。無隙也。太史家傭婦曝衣。每以竹竿抵石坊。顯者見之。怒。輒詬太史。縱容太史。屢申飭。僕婦戒勿爾。僕婦陽奉陰違。一日竹竿觸坊上。聖旨石忽墜地。適爲顯宦之閨人所見。奔告主人。顯者趣斥大吏。欲藉故報復。控以蟻辱聖旨。聲勢洶洶。太史懼。以與諸福寶有舊。亟飛箋告之。請計焉。亡何福寶盤散。來睡眼模糊。若午夢乍醒者。排衆入詢。故顯者素識福寶。因指地上聖旨石示之。且語端由。福寶作惶悚狀曰。有是哉。蟻辱聖上。非兒戲事。傭婦無知。罪家主。然控訴須的據。此石

是否。墜自此坊。大小如何。宜先明證。顯者力言。其是福寶。曰。口說不如目覩。盍試合之。吾當爲君證。顯者察其袒已也。姑許之。命梯合石及石上。福寶大呼曰。聖旨無恙。誰擅移者。罪無赦。時顯者知受愚。顧已無及。目視福寶。福寶揚長去。(青)

三元考寓

前代每屆試吳歲中貢院附近一帶居戶均覓屋他徙以遺屋賃與考生爲寓可倍取其稅金此已二百餘年相沿成習者某歲院東有王姓者因親老且病故未遷亦無餘屋賃租王有女年方破瓜略具姿色每當夕陽在山必倚門閑眺蓋以終日困於女紅藉此聊以自舒實非有他意也某日有考生數人酒罷歸寓途經王居見女朱門半掩嬌容綽約衆以爲私娼乘酒興方酣一擁而入女急退入臥內衆亦隨之中有吳江牛先生者醉尤甚橫臥繡榻狂肆調謔穢褻不堪嘔吐狼藉女父出見大怒令人守其門已則出外召地保作證備捉將官裏去中有吳人某生知理屈在已若一聲張攸關體面乃越窗遁奔訟師諸福寶家歷述其狀並求緩急時諸已寬衣臨臥聞情略一思索曰爾可仍往原處我略書數字卽來某急返原處見門首觀者如堵地保圖董並在正

擬拘衆少年。出衆已悚悚然。面無人色。方急迫間。諸先生來矣。但聞諸大呼曰。表弟。表兄弟。爾不云居此寂寞乎。我來伴汝讀矣。並撫牛肩曰。何貪杯。乃爾王見牛之戚串。至思可與之理論。遂面諸歷述。顛末諸笑曰。房主何惡作劇耶。醉者我表弟。苟醉中有失檢。可令其臥明日與之理論可也。王駭曰。此吾女室。未嘗賃於人也。諸頓變色曰。惡是何言。今姑不汝辯。立起挾王及地保等至門首。以燭覘之。見門牆有盈尺朱箋墨書。元攷寓四字。其旁註松陵牛三字。衆皆瞠目。無言。斯時驟聞觀者人叢中有呼曰。此訟師諸福寶也。王等憬悟。知力不能敵。服禮求情。由地保雇輿送之歸。乃寢事後問之。知此朱箋煌煌者。卽諸在家書就來時暗黏於門牆者也。

餽餽菱

諸有舊僕某。貧不能舉火。賃資於諸。諸無以應。略一思索。曰。余近日窘甚。然可爲爾設法。取諸於人也。明日爾備舊被絮一用。袱包裹周密。攜來余家。某時來某茶肆。見我勿交一語。取絮去。傍晚來我家。取錢辦柴米可也。僕諾而去。翌日以巨袱包付諸。諸卽攜至某茶肆。啜茗甫坐。定僕來取去。諸故驚呼曰。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匪徒劫物。此必茶

肆勾通者。否則匪雖暴決不膽大若斯也。所失者狐裘一襲。貨自戚串家計值二百金。速償。我否則控諸官。堂倌聞之笑曰。子得毋癩耶。安得茶肆而通匪者。況子不見壁間煌煌警告乎。曰。衣帽物件各自當心。倘有遺失與店無涉。爾雖有失吾店例不負擔也。諸無言半响。即曰。然則壁上招貼均有效乎。堂倌曰。然。諸乃遍視壁間。見另有招貼一紙曰。『餛飩菱每斤四十文』。蓋秋間售菱時所黏貼。至冬又未揭去。諸遂取錢四十文付堂倌曰。爲我買餛飩菱一觔來。堂倌以非其時無菱對諸。拍桌大怒曰。爾不云壁上招貼概有效乎。此售菱招貼既無效。失物當心之貼亦無效。速償我狐裘。堂倌語塞。後經主人出爲調處。賠洋若干。寢事諸攜銀歸與僕各得其半云。

當日簽書

吳中縣令向例除仰承上峯外。對於地方縉紳亦奉之如神。凡紳衿有所請求。靡不如響。似嚮而咸同間爲尤甚。蓋當時士紳之出仕於京外者最盛也。凡紳衿之懲辦愚氓不須具狀呈訴。一紙名刺遣去。縣令立刻簽約升堂。不究事之曲直。或笞責或枷示。或羈押警款之間立成囚徒。此名曰當日簽書。然非強有力者不能致也。時金閶倉橋浜。

一帶爲秦樓楚館薈萃之所。每當夕陽斜曛，游驄如織，蕭鼓填耳，不下枇杷門巷。鄉之木瀆鎮有陶姓者，富於資，與妓薛夜來暱，纏頭一擲千金，不計。而對於地方公益，則一毛不拔。人咸以薛孝子稱之。陶知之，亦恬不爲怪也。諸福寶知陶事，屢欲破其慳囊，未得其緣。一日偶行至倉橋，見一荷枷囚繫諸橋欄，示衆見其所判罪狀曰：地棍審其時，日猶當日之期，硃書煌煌，尙未乾也。諸頓悟曰：計在斯矣。遂詣地保住所曰：今以番佛十尊爲爾作買醉金。爾以荷枷者暫釋一小時，令其至妓院。薛每來處見狎客，卽肆口漫罵，罵已仍歸爾鎖枷可也。地保懼諸之狡智，且見有利可圖，遂允之。諸乃詣薛處投刺謁陶，陶亦聞諸名久矣。見諸來訪，已樂甚，親迎諸入，極意趨奉，冀與結交。作一護身符，遂設宴相款。正飲間，忽有一偉男子大步而入。薛寶見陶戟指大罵，語甚穢褻。陶與妓等目瞪口呆，諸亦默然。經龜奴等力罵始出。諸乃曰：陶兄與若人有仇乎？陶曰：無諸。曰：然則何爲乎出此陶？莫名其妙。諸向陶耳語曰：吾輩在此狎妓，竟爲一流氓辱罵，設置之不究，豈不爲勾欄中人訕笑乎？陶憤然曰：然將何以教我？諸曰：欲雪今日之恥，非辦其當日簽書不可。陶愀然曰：邑尊雖相識者，然無深交，懼力不逮，將奈何？諸莞爾曰：